

二月一日,我与人民铁道报一名记者一同乘D1917次动车前往成都。这次去四川,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看看西成高铁这条新蜀道。

我之所以称这条高铁为“新蜀道”,是因为从蜀道的漫长历史来看,自古代的栈道、骡道,到现代的公路、铁路,再到如今的高速铁路、高速动车,这种出行方式的改变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上午九点整,当这列高速动车从西安北站始发的时候,关中大地还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平原上的高铁几乎都是架在空中的。随着窗外的原野、村舍和树木越来越快地向后退去,我就知道,这匹有着“黄金眼”的骏马已经在加速奔驰了。

我的座位旁是个中年人。他是广元人,在宝鸡工作。当我问他为何舍近求远,从西安上车时,他说,从宝成线回家,快车也得八个小时,而从宝鸡乘高铁到西安一个小时,再换乘高铁到广元两个小时。这样,只要三个小时就能到家了。

似乎还没有说几句话,忽然,时空像是做了一种梦幻般的切换,这趟列车像归巢的鸟儿一样钻进了隧道。我们也似乎从白天进入到了黑夜。

这条高铁基本是沿着饶路古道的走向修建的。从长安翻越秦岭到汉中,共有四条栈道,这条古道是最艰险的,但也是最近捷的。李白在《蜀道难》中感叹的“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说的就是饶路道。多年前,我曾试图穿越这条“鸟道”,但爬到一个叫厚畛子的地方,就折身而返了。那秦岭第一主峰太白山,“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我又怎能攀援得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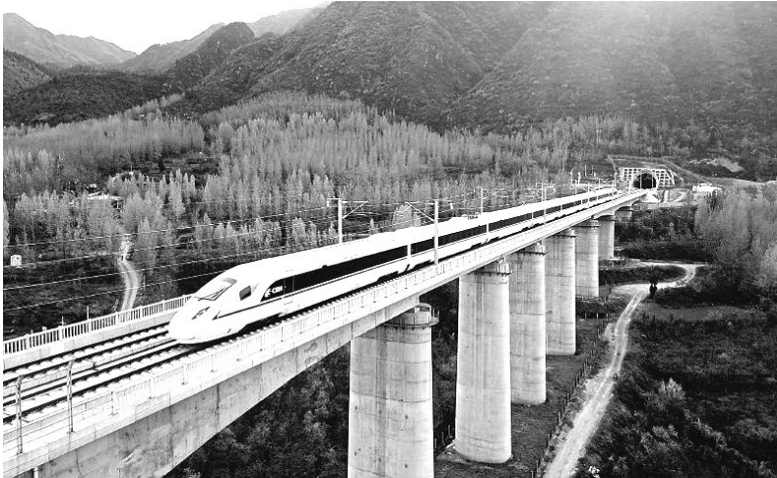
但今天不同了,人类已掌握了长大隧道的钻探技术。这是“天堑”变“通途”的根本所在。在来之前,我曾查阅过有关资料。陕西段穿越秦岭的这段高铁,隧道长度占百分之九十四,超过十公里的隧道有七座,而且都深埋在一千米的地下。这是一段长达一百三十四公里的“地下长廊”,也是一个人间奇迹。

可能是由于隧道与隧道之间的间距太小了,而动车又以二百五十公里的时速瞬间出进的缘故,那种压差的不断切换,让我的耳膜微微有些

鼓胀和颤动。但我的注意力并不在这里,我注意的是隧道两壁上的照明灯。那像流萤一样闪烁、像流星一样飞逝的灯带,让我有一种梦幻的感觉。

正当我这样感觉着的时候,忽然,动车像脱兔一样从黑暗中跳将出来。我知道,轻车已过万重山,列车已奔驰在汉中平原上了。

汉中与古代交通似乎有一种天命的联系。这里是“凿空”西域的张



穿越新蜀道

孙天才

甯的故乡,是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地方,也是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地方。无论是北栈之陈仓道、褒斜道、饶路道、子午道,还是南栈之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阴平道,都在汉中交集交汇。我曾探访过褒斜古道,那是“一笑值千金”的褒姒上周曾经走过的道路。那里有中国最早的石门隧道,虽然那火焚水激的“石门”,仅仅只是一个十六米长的明洞,但在中国隧道史上却是开先河者。这里还有大量的摩崖石刻遗存,“石门十三品”是最著名的。但就是这样一个古代交通的关键枢纽,却迟至一九三七年才有了公路,一九七一年才通了火车。那时,西康铁路还没有开通(西康铁路二〇一三年开通),从汉中到西安,要先经过阳安铁路,再经过宝成铁路,又经过陇海铁路,绕了一个大圈,要坐一晚上的火车。而这条新蜀道的开通,却使汉中到西安的车程骤然变得只有一个小时了。

从贵阳的龙洞堡机场到贞丰,有两百多公里的路。走这一路山就一直没有断过,说它连绵起伏,说它绵延而不绝,说它峰峦叠嶂,似都不足以形容黔地十万大山之绵长、之深邃、之壮阔。车子上高速路时已入黄昏,兼之路的两侧山峦牵连不断,不免有些单调。偶尔隐约发现山沟里有几幢简单的民房,有时仅有孤零零的一幢在向晚的天色里亮着灯。望着这孤单闪烁的灯光,完全猜想不出这一山沟沟里的人家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

回溯过去的几十年,所谓“走南闯北”,以至漫游异邦,揽入怀中的天下风景不可谓不多,或说是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的。然而,却从未见过这路之两翼的山哟,竟是那样的不知疲倦,那样的不离不弃,那样的紧紧相随,簇拥着你一路前行,于恍惚之中,仿佛进入了一个玄虚的世界,被困在无法挣脱的迷宫里永远也走不出去似的。

这里便是父辈们常说的“大三线”。当年的“备战备荒”,激励了无数的热血青年,他们与亲朋好友置酒话别后,那昂扬地离开了大中城市,告别故乡的山水,从天南地北,踉跄渡河,翻山越岭,披荆拓路来到了黔地,从此扎根于斯、尽取于斯、繁衍于斯,直至垂垂暮年。如此崇高的献身,却被遮蔽在这十万大山之中。

汉中是个盆地,四周全是山。大巴山在汉中的南面。“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说的就是大巴山。

西成高铁入蜀的这条线路,是沿着金牛古道而去的。这条古道的开凿始于春秋战国,而且是以“石牛类金”的故事而有的。传说归传说,但那五丁力士斩山填谷,然后让天梯石栈相勾连的悲壮精神,还是让人为之感动的。



穿越新蜀道

孙天才

从汉中到广元、到江油,这段高铁穿越大巴山,同样是以空间换取时间的。那些接踵而来的隧道都是万米之长大。列车从一个隧道进出另一个隧道,犹如白驹过隙。那一闪而过的恍惚,让窗外的一切都模糊不清了。在这似乎有些单调沉闷的旅程中,漂亮的“动姐”又来添水了。我让她把水杯倒满放在窗沿上。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车厢里很多旅客都将矿泉水瓶倒立着,那是一种超平稳的体验。我掏出手机给一个老同学打电话,他是火车司机,原来是跑宝成线的,现在已经退休了。我们谈到了“西成”,也谈到了“宝成”。他说,他跑车的时候,最害怕跑宝成线,最害怕翻秦岭。千分之三十三的坡度,三百米的曲线半径。上坡的时候,是两台机车前拉后推着列车,而且要盘旋着转圈而上。特别是从杨家湾到观音山那一段,有三个马蹄形的弯道,让火车的迂回展线。下坡的时候,又必须把刹闸控制好。闸瓦紧抱着轮毂,一路上火花四溅。他说,

回首当年到这里“支边”的,不单是军工人才,还有农业、林业、商业、轻工业等人才,可以说会聚了各行各业的人。这里建成了学校、医院、邮电所等,似忽一日,俨然成了一座新兴的都市了。毋庸讳言,这座驻扎在大山中的新城,更是一把隐藏在深山里的锋利之剑,威慑着觊觎者的野心,担负着保卫国土安全的重任。

半个多世纪过去,第一批支边人已渐行渐远,如今生活在这里的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孙。对他们的后代而言,无论是上海、广州、北京,或是风情万种的江南水乡、齐鲁大地,抑或是美丽的冰城哈尔滨,斗转星移,沐雨栉风,早年父辈们的这些林林总总的“出发点”,对第二代、第三代人仅仅是一个地域的符号了,他们已经是地道的贵州人了。或许说,这里不是父辈们的故乡,却是他们这一代人心灵的家园。

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有政策,支边的人可以回到自己的故乡去工作或养老,还可以带上子女一同回到他们的原籍去生活。于是,有人便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回乡之路,他们在梦中曾流下了多少次归乡的泪水哟。然而不过是一年的时间,最多两年,他们人生的坐标忽然旋转了一百八十度,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竟然又回来了!他们发现,这十万大山才是养育他们的家园。他

宝成铁路在大巴山那一段,也玄乎得很。一边是悬崖峭壁,半涧洞;一边是嘉陵江,要往复跨越。山上有落石,一到雨季水涨起来,又有泥石流漫道,整天都提心吊胆的……

与老同学的通话结束了,水杯里的水纹丝不动。与我相挨着坐着的那个中年男人要下车了。他笑着对我说,高铁真好,像风一样快,千里蜀道一日还,这就是新时代呀!

列车在广元有三分钟的停站,是这趟列车的唯一停站。广元也是古代蜀道的一个枢纽。南栈的金牛道在这里留下了许多遗迹。这个古时被称为利州的北北重镇,如今是宝成铁路、万广铁路、兰渝铁路、西成铁路的交汇点。这里还是武则天的故乡,那个态丰仪美的武媚娘,正是从这条古道被招入长安的。一个女皇,一座皇泽寺,让这座千年古城享有了盛名。

不知为何在月台上散步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首名为《荣耀》的歌。我很喜欢这首歌词,觉得它很适合这座城市、很适合那些新蜀道的开拓者。“汗水凝结成时光的胶囊,独自在这命运里拓荒。做令人荣耀的骑士,勇敢地追逐梦想的太阳。”在这条新蜀道建设的五个春秋中,那些英雄的筑梦者是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在大山的腹地掘进施工的。岩爆随时都可能发生。我在想,那五个春秋中的地底隧道的灯火,以及那因在高铁上的流萤,其闪烁的不正是那些筑梦者的智慧、牺牲和光荣吗?

开车的铃声响了。这趟动车又在贴地飞行,越过白龙江,越过张公岭,越过剑门关,越过黄家梁,越过金家岩,越过江油城。如梦如幻,如风如电。什么“剑阁峥嵘崔嵬”“畏途巉岩不可攀”,什么“连峰去天不盈尺”“使人听此凋朱颜”。李白的这些生动诗句,因了这条新蜀道的开通都已成为明日黄花。俱往矣,今日蜀道俱开颜。那种“危乎高哉”的感叹已一去不复返了!

江油是李白的故乡。车过江油,天地一片开阔。这个有都江堰水利的“天府之国”,遍地盛开着金灿灿的油菜花。

哦,从冰天雪地到春暖花开,千里蜀道,十万大山,这三小时二十八分的行程,让我恍若隔世。在这种梦幻般的穿越之后,我又想到了李白的那句妇孺皆知的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今天,诗仙的这句诗应该改为:蜀道易,易于履平地。难道不是吗?

们说的已是地道的贵州话,他们喜欢吃当地的糯米饭,喜欢这里的风土人情,这里才有见证他们一幕幕奋斗历程的乡愁。苏轼写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是啊,这一颗颗躁动的心哟,又在山风的抚摸下逐渐安静下来,将自己的根须深深地扎在这静静的群山之中。

在黔地,移民的后代们相聚的时候,总会询问对方:你是支边的后代吗?你的老家是哪里的?这样的话题并不是套客套的寒暄,而是另一种认同、另一种自豪啊。

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来过贵州。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那无穷无尽的盘山道哟,对我这个不胜山路的人无疑是一种考验了。今日我再一次来到贵州,我想此次成行与其说是朋友的邀请,不如说是我心中多年惦念的驱使吧。

昔日的盘山道已被历史珍藏起来,我们的车子正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着。看着这两侧延绵不断的山影,看着这几乎无法穷尽的大山,我想到了贵州诗人李发模先生在“遵崇高速公路”通车时写过的一句诗:“撒一把鸟羽,让大山飞翔起来。”此时此刻,车速已达到每小时一百公里,感觉这山哟,真的飞翔起来了。

在飞翔中,我想到了那些令人尊敬的“逍遥”的

人与自然

感到有些失重。过了不到一秒钟,我感觉风“呼呼”地从我耳边吹过,凉爽极了,竟然毫无恐惧感。这时我睁开眼睛,峡谷下的景色纷纷后退,我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一只小鸟,在天空中飞啊飞啊。没想到,自由飞翔的感觉这么好!不一会儿,我就“飞”到了山脚下。工作人员把我从钢缆上解下来,问我:“你几岁了?”“十岁了。”“你是今年年龄最小的峡谷‘飞人’,你真勇敢!”我听后感到特别开心!

轻轻地合上日记本,飞翔的感觉让我意犹未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自己,战胜自己,便会无敌。有困难才有挑战,有挑战才会有收获。做峡谷“飞人”,成为十岁的我最勇敢的挑战。

我的前任北大荒作家协会主席、北大荒转业官兵中的老作家窦强,是令我尊重和敬佩的一位文学前辈。

我们的相识,得从他赠送我的一本书说起。

翻开窦强的小说集《路漫漫》,扉页上清晰地写着:“赵国春同志指正,窦强,一九九〇年早春。”这本书是一九八九年一月由哈尔滨出版社列入北大荒作家丛书出版的。

那时我刚从九三报社调到管理局宣传部新闻科,是利用到总局党委宣传部参加新闻例会的机会,去总局文化中心文联办公室看他,他把这本新出的书签名赠送给我。

当时我对他了解不多,只是经常在垦区内报刊上看到他的作品,后来逐渐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窦强真名叫窦桂萱。黑龙江海伦人。一九四七年参军,当过宣传队员、政治处秘书、宣传助理员等,立过大功。一九五八年转业来到北大荒,当过农垦局宣传处干事、报社编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农场宣传科科长、兵团宣传处文艺创作组组长、农场总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北大荒文联副主席兼创评室主任等。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委员、北大荒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窦强自己作品数量不算多,可为他为垦区业余作者编辑的书却不少。他先后参加编辑了《北大荒文学作品选》《北大荒作家文库》《北大荒文学艺术史》等书。曾获“全省优秀文艺创作群体骨干奖”“全省优秀文艺创作群体带头人奖”。他除了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路漫漫》,还有《无名河上的桥》、散文小说集《拓荒者的墨迹》、长篇小说《暮雨潇潇》(与人合作)等。并在《柳泉》《中篇小说选刊》《十月》《绿洲》《章回小说》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文艺评论等百余万字。散文《吃大米》获一九九九年《中国农垦》杂志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征文三等奖。散文《红布条》获二〇〇一年《退休生活》杂志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征文一等奖。其文学艺术成就及传略被《中国作家大辞典》等多种辞书收录。

兵团时期,窦强在兵团宣传处负责文学创作,每年都举办文学创作培训班,邀请著名作家和编辑讲课组稿,负责推荐作品。很多知青作家如梁晓声、张抗抗、肖复兴等人,都曾经参加过。当时兵团文学创作搞得风风火火,虽然作品多少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但这毕竟是知青作家们创作的起点。他们返城后没有忘记这段历史,撰写回忆文章时,都要把窦强写上几笔。著名笑星姜昆,当年和窦强就在一个农场,至今他们还保持着联系。

窦强赠送给我的这本书的名字,取自书中的一篇小说《路漫漫》,小说最早发表于一九八七年第六期《十月》。写的是解放军某部年轻的宣传干事杜成林,在患病住院期间,爱上了秀丽文静的护士张姿丽。两人情投意合,经张队同意定下婚约。杜成林病愈归队后,不料团长将其小保姆——他老伴的外甥女刘秀娥介绍给他。刘秀娥家庭出身好、根正苗红。杜成林认为娶刘秀娥为妻有利于前途发展,并可攀上团长这门亲戚,就连心地接受了团长撮合的这门亲事。由此,杜成林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文革”期间杜成林在北大荒遭到批斗,在饥寒交迫、万念俱灰时,妻子刘秀娥竟然与他“划清界限”,落井下石,使杜成林痛不欲生。在此时此刻,是张姿丽的一封来信点燃了他活下去的勇气。

在辞官失偶之后,满头白发的杜成林,万里迢迢去大西北寻找张姿丽。《路漫漫》是一部爱情的悲剧。悲剧的产生又和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及复杂的历史背景纠缠在一起。小说情节曲折,缠绵悱恻、如丝如缕,将人们带入了那段悲凉的岁月,揭示了一代拓荒者始终不渝的执着信念。有评论家说,这本小说集是从横向切入和纵向反思两个视角,来展示北大荒人的心路历程的。在作品排列顺序上,他大体根据时代背景的先后不同,有意识地采用逆时序的方式安排这九篇小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溯到五六十年代,使读者打开小说集,首先感受到的是强烈的改革浪潮,有助于站在今天所达到的认识高度去回首历史,增加整体作品的时空跨度,同时又使读者由近及远地去体验北大荒人的心灵之路。

书中一共选入九篇小说,中篇小说《十三号盲流点》是这本书的“压轴戏”,也是他这一时期文艺创新的代表作。《黑龙江文学通史》一书对这篇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岁月如歌

窦强赠我《路漫漫》

赵国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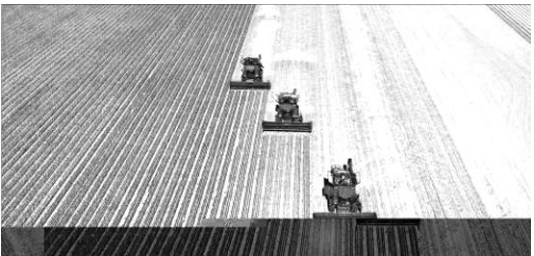
作了如下评析:首先在题材上,小说选材新颖独特。首先,这一群体在当代中国特定的时期,曾经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以往人们都以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他们极少登上艺术圣殿,而在这篇作品中,他们不仅以主人公的姿态出现于读者面前,而且还受到高度赞扬。其次在人物塑造上,这篇小说所刻画的人物个性都比较鲜明突出。像秦成宽的老成正直、李祥的豪爽仗义、沈小丽的温柔善良、吴贵喜的“腼性”,都给读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第三在艺术表现上,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对生活加以提纯、净化的典型化反映,而注重原汁原味地展现生活,从而使作品更加真实生动,对细节描写也不再苛求外在逼真,而注重作者的艺术直觉,着力表现生活真实经由作者心灵熔铸后的艺术真实。

二十年前,窦强患有严重的胆病,已到了必须摘除的程度。在经历了一场手术后,他体验到了人在病危时内心复杂的心理活动,于是创作了散文《体验死亡》,二〇〇四年被收入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拓荒者的墨迹》中。后来,窦强又赠给我《无名河上的桥》《我的少年参战记》《暮雨潇潇》等书。

在二〇一一年五月末召开的北大荒第四届文代会上,窦强老师紧紧握着我的手,对参加会议的代表们说:“我这主席早就应该由赵国春来当,他在一九九七年第三届文代会之后,就已经主持北大荒作家协会的工作了,他是胜任的,他一定能干得比我还好!”听了老一辈对我的鼓励和嘱托,我浑身都充满力量,心想:一定不能辜负老一辈和大家的期望。这些年,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大家的帮助下,北大荒作协连续十多年都是省作协的先进单位。当然,也离不开老一辈为我们奠定的基础。

如果说窦强的小说在北大荒文学艺术史上写上一笔的话,那么他为北大荒培养文学新人方面的贡献,应该予以重重的一笔。他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今天仍然能看得出来。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在北大荒第四届文代会开幕式上,窦强和其他八位老文艺工作者,被黑龙江农垦总局党委和农垦总局光荣授予“北大荒文学艺术创作终身成就奖”。



飞翔的大山

阿成

看着那天去十渡拒马河乐园旅游的日记,我不禁想起了那个令我难忘的“峡谷飞人”的游乐项目。

“既然来了,就一定要把这里所有的游乐项目玩儿个遍!”爸爸对我说,我愉快地答应了。可是,当我看见“峡谷飞人”这个游乐项目的图片展示,听完导游的介绍后,我打了一个寒战。望望远处半山腰上的起飞处,我心想:好像也不是很高吧?我试试?乘着缆车来到半山腰,往下一看,我差点儿一屁股坐在地上。这……这简直太高了!万一“飞”的时候安全带松了,从这里掉下去,肯定就没命了。我顿时害怕起来。

这时,空气

心香一瓣

中划过一声